

老家的视频

曾啟秀

我工作的地方离家并不远,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却经常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工作,有时候是因为小家庭的各种琐事,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

两个月前母亲肩痛,在家痛得手臂都抬不起来,每天穿衣服都得父亲帮忙。尽管这样,为了不让我担忧,每天打电话里,母亲只字未提她肩痛的事。要不是我恰好回家,她压根就不打算告诉我。

村里好多邻居都安了视频,征得父母的同意,我也打算安一个。这样随时可以知道他们在家究竟过得怎样。父母年岁大了,我不在身边,实在放心不下。

不得不佩服现在的服务,我打完电话,不到半小时师傅就上门了,又过了不到半小时,视频安好了。手机里下载一个小程序,就可以随时看。

视频摄像头正对着我家院子,自从安装了它,我就好像有了某种执念,时不时地,只要想起有这么个玩意儿存在,就马上打开瞧瞧。

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看到紧闭的大门和蜷缩在窝里睡大觉的小狗,很少能看到母亲的身影,她大多都在农田里忙活。

那天艳阳高照,我打开手机,见院子里晒了

很多被单衣服,便在视频里喊了一声:妈,你在洗衣服啊?母亲随着声音转过身来回答:这东西还能说话啊?她有些惊喜,还说以后我想和她说话也不必打电话了,视频里喊一声,她就跑来站在镜头下和我对话。

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只通过视频和她通了一次话,更多的时候母亲都不在视频里,我打开通话功能喊她,也没有回应。农忙时节开始了,她下地的时间更多了。

根据院子里的背篓和三轮车在不在,我大致可以判断母亲在哪块地里干活。

这两天三轮车都不在,母亲肯定在老房子那块地里收车前草,这两年车前草价格比粮食高好几倍,母亲种了很大一片。价格虽不错,但活太多,车前草成熟的速度不一致,需要背着背篓弯腰在地里一根根挑,成熟一根就割一根。母亲是慢性子,干活也慢极了,有时候大半天,也只割了一两背篓回来。

因为恰逢农忙时节,田里的小麦油菜要忙着收割,水稻也要抢着时机种下,所以母亲没空在院子里待着。早上六点多我起床时打开,大门紧闭,三轮车已经不在;中午我吃完饭打开时,三

轮车放在院子中间,母亲在厨房里忙着;晚上十点我睡觉前再打开,院子里的灯亮着,她还在厨房里做饭……

虽然不常在视频里看到父母,但自从安了视频,我的心踏实了不少。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又没有随身带手机的习惯,每次打不通电话我都会胡思乱想半天,直到打通电话悬着的心才放下。特别是父亲听力近年来严重下降,已经得靠助听器来提高听力,电话声音太小,他经常听不清楚我说话,我们之间很少打电话。而今至少每天能看到他们都在干什么,知道他们今天大体状况如何。

前两日突然断崖式降温,连续降雨,我打开视频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墙角发呆,小狗也蜷缩在旁边睡觉。年过六旬的母亲因为常年干农活,显得比同龄人要老很多,听见我的声音,母亲立即理了理头发转过身来,笑着对着摄像头和我说话。

那一瞬间,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双轮时节家里农活多得很,就因为下雨,母亲才得以休息片刻,却不想让我看到她疲惫不堪的样子。

这个周末,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家。

(作者单位: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



“小东西”放生记

赵粒群

晚饭时接到小姨视频电话,“喂,粒群啊,今天村里人送给我一只‘飞鸭’,是中午在江里下网捕鱼时挂住的,送给我补养身体,还有几斤小白鱼,都是江里的,周末带孩子回来吃饭吧,到时候给你炖着吃,你先看看它,活蹦乱跳的呢……”透过镜头,袋子里有一个像鸭子的“小东西”——灰扑扑的,比家养的鸭子小很多,一副不起眼的样子。袋子打开后,它惊恐地在里面使劲扑腾着。

“这是一只野鸭子吧?”

“是的,咱们这都叫飞鸭,上回咱们一块吃饭时你还说过,咱家这野生动物多,不能随便吃,随便打,还说涉嫌违法啥的,你看这个飞鸭咋整?总不能吃了吧?”

“小姨,我看它是个野鸭子,应该是国家保护动物,可能不能吃。这样,你明天找个出租车帮我送到单位,回头我给你买些牛肉吃。”

挂断视频,还是有些不放心,又发送信息特意“强调”了两句——袋子要打开口子让它透透气,喂它点水……

满心惦记了一夜后,大早就赶到单位门口,查看小姨给我送来的“小东西”。打开袋子,一只棕褐色的小鸭子蜷缩在袋底,见到有人伸手进来,紧张地乱叫起来,并用嘴不断向伸进来的手上乱啄。一把按住后,在袋中简单查看一下,身体、翅膀和脚掌等部位没有受伤的迹象,心中不由松了口气。

之前第二检察部联合野生动物保护站开展过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对于这个“小东西”,他们应该能给出更为确切的信息。在第二检察部办公室,法警队长一眼就认出它是雌性野生绿头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所谓“三有”保护动物,是指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自然的精灵只有回归它原本的地方,才会绽放出真实的美丽。“小东西”重获新生可能是一个偶然,可若没有此前我们组织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没有与家人有意无意的普法教育,没有人性的善良,“小东西”的命运可想而知。

视频连线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确认了它的身份和健康状态后,站长告诉我们,现在正是绿头鸭的孵化期,它是一只母鸭子,建议我们把它在被抓住的地方放生,这样更有利于它能够顺利返回原来的巢穴,继续孵化自己的蛋。

为了尽快让“小东西”回家,当天下午,我与第二检察部的同事共同驱车三十多公里前往野鸭子被抓住的地方——五道江镇的江边浅滩。路上,同事们不时掀开装着“小东西”的纸箱盖子看看。也许是知道了我们正在送它回家,“小东西”并没有像先前一样又叫又扑腾,只是睁大一双眼睛,扑闪扑闪友善地望着我们。

来到江边的草坪上,技术员小张用双手小心地把“小东西”从箱子里捧出来。那一刻,它也许有些害怕,或是看见了熟悉的地方,使劲地在小张的手里挣扎起来。感受着手里的焦急,小张嘴里念叨着“马上、马上”,三步并作两步,在江边双手向前一抛——“小东西”使劲扇动着翅膀,扑棱棱地直向江面飞去,盘旋半圈后落在江心。正在大家担心它是不是飞不动了的时候,它又从江心飞起,直向下游的远方飞去,一直消失在大家目送的视线中,大家兴奋起来,说:“这回它可真回家了。”

我们伫立在江边,久久没有离去。极目山川,风景如画。

(作者单位: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



三头驴

蒋杰

小时候,我家有一头驴和一匹马。驴的名字叫黑眼圈,马的名字叫大白,后来爷爷把大白卖了。那几年干旱,山里青草少,家里的草料也不多,而马又吃得多,养不起。但是地里有许多的农活啊,一头驴又拉不动犁,爷爷就用卖马的钱买回来了一头驴,一头灰突突的驴,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圆蛋儿,因为它长得圆嘟嘟的,像个鸭蛋一样。圆蛋儿是头母驴,来到我们家的第二年,圆蛋儿生了一头小驴儿,也是灰突突的,可爱极了,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叫灰灰。灰灰叫起来咳嗽的,像是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们家有了三头驴,黑眼圈、圆蛋儿和灰灰。

爸爸和两个叔叔分家的那年,我已经快十岁了,刚上二年级。家分了,原来的一家人成了三家人,但在怎么分驴的问题上爷爷没了主意——驴是家里主要的劳力,犁地种田送粪碾场几乎样样都离不开驴。灰灰还小,还不能下地干活,而黑眼圈却正是壮年,力气最大的时候,兄弟仨都想要黑眼圈或圆蛋儿,不想要灰灰。最后兄弟仨一合计,三头驴暂不分家。所以黑眼圈、圆蛋儿和灰灰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我每天放学后就和哥哥一起去山里割草,回来喂三头驴。三弟还小,不能跟着我和哥哥去山里割草,但是我和哥哥每次割了草背回家,三弟都悄悄地把最好的草留给灰灰。三弟最喜欢灰灰,灰灰也最喜欢跟在三弟身后转悠来转悠去,看来是惦记着三弟给好吃的。

我最喜欢的是圆蛋儿。圆蛋儿长得好看,脾气也特别好,属于贤妻良母型的。我最喜欢圆蛋儿还因为下地回来或者上地的路上,如果累了,我就骑在圆蛋儿的背上,圆蛋儿从不拒绝。每年夏天我和爷爷都要到山里去放驴,爷爷腿脚不好,有关节炎,每次从山里回来,爷爷都骑着圆蛋

儿,爷爷说圆蛋儿是他的一条腿。黑眼圈就不一样了,它最讨厌有人骑它,甚至偶尔驮点东西它都不愿意。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去山里放驴,黑眼圈到处乱跑,还偷吃人家地里的庄稼,把我给气坏了。趁着爷爷不注意,我和几个小伙伴用草绳把黑眼圈捆了,然后我们几个都骑在黑眼圈的背上欺负它,看它忍气吞声的样子。但是,解开草绳之后,黑眼圈还是让人骑,谁靠近了就尥蹶子,它就是这种倔驴脾气。

直到我上了高中,每年的暑假我还会去山里放驴,那时爷爷已经七十多岁,即便骑着圆蛋儿来回,身体也折腾不起了,我只得一个人去。爷爷老了,黑眼圈也老了。爷爷说黑眼圈比我哥哥的年龄还大呢。黑眼圈真的老了,走起路来也开始摇摇晃晃,有好几次驴贩子愿意出高价钱买走黑眼圈,爷爷都没同意,他说:驴贩子买这么老的驴不是为干活,买回去第二天就做成驴肉包子了。黑眼圈跟了他一辈子,他舍不得让人吃了啊。

可是没想到就是那年的暑假,黑眼圈死了。那天早上下着蒙蒙细雨,直到下午的时候雨才停,我和三弟就赶着黑眼圈、圆蛋儿和灰灰去山里。山里路滑,黑眼圈走着走着就摔倒了,然后就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我跟在黑眼圈的后面哭着喊着拼命往山下跑,可还是没有挡住它。我压根儿没想过,我根本挡不住它。可怜的黑眼圈像一块土疙瘩,不停地翻滚着,嘶叫着,一直滚到了山脚下。等我跑到山脚下,黑眼圈已经不行了,我大声地喊着:“黑眼圈,黑眼圈!”我揣它的屁股,拉它的脖子,抱它的身子,它只是努力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深深地把头埋进了土里。几个小时后爸爸和几个叔叔赶过来了,看到黑眼圈已经死了,就地埋葬了它。第二年夏天我又去了

埋黑眼圈的地方,看到那里长满了杂草,我的心里一阵阵发酸。

黑眼圈死后的第二年,哥哥考上了大学;第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我们兄弟俩是我们那个乡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爷爷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昂贵的学费却让一家人很头疼,我开学的前几天,爷爷和几个叔叔一商议,决定卖掉圆蛋儿。爷爷说圆蛋儿吃得太多,养不起了,连连干旱,山里草越来越少,家里的草料也更少了。我和哥哥都明白,爷爷想卖了圆蛋儿给我们哥俩筹学费。就这样,我上大学的那年,圆蛋儿也离开了我们家。不过爷爷说了,圆蛋儿到新家肯定会受到很好的照顾的,因为圆蛋儿脾气好。买主牵走圆蛋儿的那天早上,爷爷把圆蛋儿的毛梳得光光的,还在圆蛋儿头上系了一根长长的红布带子。买主牵着圆蛋儿已经走出了很远,爷爷还在山梁上喊:这头驴,叫圆蛋儿,圆蛋儿!

哥哥大学毕业后退了警,我大学毕业后退了部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去,我们还是抽空去喂喂灰灰。灰灰已经完全长大了,叫起来却还是咳嗽的。黑眼圈死了,圆蛋儿也走了,灰灰承担了我们三家的所有农活,直到老得迈不动腿。

这就是我家的三头驴的故事。驴是可愛的动物,它没有牛的体面,没人会说驴气冲天而说牛气冲天;也没有马的桀骜,人们不会说驴到成功吧?驴就是驴,沉默而不张扬,矜持而默默无闻。在贫瘠的山坡上,在瑟瑟冷风中,在炎炎烈日下,在一声声的吆喝下,都有驴瘦小单薄而不倦的身影。而我,一个放驴长大的孩子,多少也有一些驴脾气——和我们家的三头驴一样一样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车间飞来只菜鸟

王乐成



到供销社饭店上班第三个月,面工营生刚熟络过来,组织安排我去县城学车工,就是学开车床。饭店的师傅祝贺说,小王出息了。啥出息?饭店里还要添车床?会计曾哥说,开车床是个技术活儿,等学好了就去供销社后厂,就不干火头军了。

这让我回想起九月份,饭店接待了全县供销社主任会议。记得中餐主菜是大盆的清炖花鲢鱼,还有大盆的黄瓜猪头肉。我去上菜,被县供销社的一位领导叫住,问我家是哪,哪儿毕业,他对我们供销社陈书记说,这小伙子不错,得培养下……一番话搞得我莫名其妙。

丑人自有丑人福,幸运再次眷顾了我。高中毕业前夕,我娘曾撵着我爹,捎上鸡蛋、桃酥和麦乳精,骑了三十里山路,去求一在省城工作的远房亲戚,让人家帮我找个开车床的技术活儿。我爹回来说,人家说咱儿子还没车床高呢!那车床有多高?比麦场里的脱粒机还要高吗?爹娘都没见过。

学车床的单位是县化肥厂,是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报到的。化肥厂在县城西南角。进厂门,脚踩的是黑乎乎的炭灰,穿皮鞋不用擦黑鞋油。到处都是咳嗽的排气声,还没看清厂的轮廓,就被刺鼻的氨水味熏得又是喷嚏又是流泪。我原先的师傅打趣说,饭店的油烟没把你熏胖,在氨水味道里你该长长高长胖了吧!

来到厂东南角的机修车间北屋办公室,车间李主任把我安排给车工组负责人王主任王师傅。这位女师傅个儿不高,一双妩媚的大眼睛让人一见难忘。车工间在机修院子的东屋,进门,并排着两台吱吱叫的车床。王主任把我领到北

侧那台车床前,跟一年轻微胖的师傅说,给你个徒弟小王,带不好,你小心点!

“鞠师傅好!”我怯怯地叫了声。“别别,咱兄弟俩一块学。”浓眉大眼的鞠师傅一声兄弟,像一阵小雨,放松了我提溜着的心。

鞠师傅擦了擦手上的油,领我在大车间接了一圈:这是张师傅,车床是C616;漂亮的这位是小夏师傅,她开的是磨床;这台大家伙,是进口C30车床,也只有大夏师傅——我听成了大侠——记得住它。留着寸板头、脸型棱角分明的大夏师傅哈哈一笑,朝我抱拳拱了拱手,仿佛是大山寨主相见,义气得很!这是铣床,周师傅刚从部队转业分配来……

“王主任,王师傅,咱们的头儿,是我的师傅,厂里的美人,厉害着呢!”他最后才介绍了美女师傅,说她厉害。是性格呢,还是技术呢?我不便细问,可见见鞠师傅对王师傅的敬爱。平时不太言语的鞠师傅,这次把机修车间的男女师傅一一介绍给我,让我及时有了大家庭的亲切感。

由于化肥厂管道多,鞠师傅和南邻张师傅的车床主要承担加工衔接管道的法兰盘任务,再是加工大号螺母和螺帽。鞠师傅让我先站他对面,清除加工法兰盘产生的铁屑。这也是熟悉从上游工序的程序需要。

来厂第三天,我抢着帮鞠师傅拆卸加工的铁件;他进行下一道工序,我把需要的游标卡尺或其他工具递上。看鞠师傅很诧异,我解释说,我在中学就曾在车床车间帮忙过。鞠师傅让我试试车床的基本操作工序。我从电机启动,刀架上刀具,进刀,喷冷却液……待机床静下来,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喊了一声好小子,行!一巴掌拍得我肩膀疼疼。

加工管道法兰盘,算不上十分精密的活儿。有难度的,是加工螺母和螺帽。多切一丝一毫,少切一丝一毫,都不行。长木匠,短铁匠。尽管车工玩的是铁头子活儿,但下刀前必须精密计算,进刀,要留出打磨抛光的余地。切忌差半毫米不到,也就废了。我就曾败走过麦城。那次自恃有了一定基本功,主动请缨加工不锈钢法兰盘。也许被师傅们的嬉闹分散了注意力,扩孔时,比误差大了1毫米。这就等于40码的脚上穿了42码的鞋子。等鞠师傅回来拿游标卡尺一测,笑脸骤然变成了冷面。我额头的冷汗早流到了脸颊。我知道,这在当时是最贵重的材料。

“我赔吧。”“你赔得起?一个月工资呢!”鞠师傅一个劲儿地摇头,没再训斥我。第二天,我把娘让捎的8个鸡蛋偷偷放进鞠师傅的工具包,感谢他的宽容。待我晚上回家,发现鸡蛋还在我包里,只不过破了一半。

据说,猫星人教老虎爬树时,都会留一手。我深知,学车工,最难掌握的技术不在车削技术,而在磨刀具的功夫上。用气焊把合金刀片焊接

到刀杆上,然后去飞转的砂轮上磨出需要的刀具。关键又在刀刃的弧度上,切除毛坯表层是一个标准,掏孔、车削螺纹又是一个标准。我掌握了加工车毛坯的刀具,其他精密刀具,在我几乎不着边际。鞠师傅说他跟王师傅学磨刀具学了整整三年,我不能急,慢慢来。我来当学徒只待三个月,回去就得独当一面,能不着急嘛?

鞠师傅不急着传授磨刀具工艺,我就去求助南邻车床的小夏女师傅。她工作快两年,也不敢自磨刀具,但悄悄告诉我,王主任师傅最拿手。

王主任师傅十五岁进厂学车工,当下尽管才二十四岁,比她年龄大的师傅一大把,可她能围着各型车床转一圈,不仅加工技术好,还能排除车床的一般性故障。她用耳朵听,就能听出故障所在,很神的。

但王师傅很少笑,整个一冷面美人。鞠师傅也一直望着王师傅打怵。王师傅来车床前一站,鞠师傅就很不自在,连喘气都粗起来,有时甚至手忙脚乱。有一次,我们的车床变速箱有异响,王师傅让打开车头盖子检查,她伸长脖颈,正探看变速箱里齿轮呢,机床轰地发动起来,是鞠师傅无意间,按下了启动的手柄。随着一声尖叫,王师傅把所有在场的人惊呆了——但见她盘着的头发,白皙的脸,瞬间都被甩满了黑乎乎的润滑油,脸上的又滴落到了急速起伏的胸前……转头一看,鞠师傅的脸煞白。

能跟王师傅说上话,并能开上玩笑的,当属驾驭巨无霸C30车床的大夏师傅。大夏和他的庞然大物在车间的里间,王师傅来车间,有事没事就往里间钻。大夏顶破车间的大笑声,能盖过嗡嗡的机床声,也间或挤出来王师傅的咯咯声。外间的老师傅说,小王主任正跟大夏请教秘诀呢!大家才知道,王主任要结婚了。说到这里,男师傅们就拉长了脸,仿佛本车间的宝贝要被别人抢走般的悲怆。

大夏师傅还爆料说,王主任的白马王子,就是时常来车间蹭一蹭逛一逛的车队小白脸——马队长。大夏跟大家说招手,手遮着嘴巴悄悄说,原先这小白脸跑青岛送化肥两天一个来回,自打跟咱小王主任打连连,一天一个来回,就是半夜之后也要跑回来,这粘粘糊糊劲儿啊,真赛过粘铁件的强力胶。

三个月的车工学习,转眼结束了。分别那天,已是新娘的王师傅,撇了我那油腻透了的棉袄说,也没给你小王你申请件困难,棉袄都吃满油了,对不住你!今后遇到困难,随时欢迎你回来!鞠师傅把我送出厂门,又陪走了一段,塞给我一本旧的《车工入门》,还有纸包的三件磨好的漂亮刀具。他说,你仁月学了别人一年才学到的东西,你会是一把好手的!

谁承想,跟师傅们学了一包的武艺,等回到供销社的后厂,竟没了用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